2017年8月31日 星期四 中国航空报 CHINA AVIATION NEWS
责任编辑：唐敏 实习编辑：孙文涛 联系电话：010-85672347 美术编辑：韩晓红

我见青山多妩媚

航空工业宝成 王红霞

车子在巴山深处几字形的公路上盘旋，心儿随着双眼在青山绿水间飞翔。欢歌笑语中，我们一行人向着一个叫作黎坪的远方，慢慢靠近。

早上八点半从西安出发，七八个小时的颠簸劳顿，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盎然兴致。于我，一个从秦岭深处走来的女子而言，之前其实对黎坪的风景并没有太多的期待。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最美的风景，不是在眼里，而是在每个人的心里。让我心驰神往的，是能够与这些因文字而结缘的同伴们一起走向不曾谋面的远方。有些时候，去哪里，或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暂时离开繁华都市。远方美不美，同样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路上与谁同行。

从鸡叫声中醒来

黎坪的清晨，从清亮的鸡叫声中拉开帷幕。这久违的原生态呼唤，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接通到了儿时的乡村岁月。家乡是蛰居在一个人骨子里的根，虽然并不见得要时常拿出来示人，但她会在任何一个不经意的时刻，从内心深处蹦出来，提醒你是谁，从哪里来。我一直觉得，在人和大自然之间，是有一条无形的秘密通道存在的。当眼前的一树一木、一山一水在心的湖面上激起涟漪的那一刻，就是这条秘密通道被打通之时。譬如，清晨里这几声鸡叫，就轻易地打开了我和黎坪之间那道虚掩的门，使我顿时觉得跟这一方灵秀亲近了起来。为什么机械铃声叫“闹铃”，那是粗暴的入侵，是生硬地将一个人的梦境切断。而鸡叫则不同，那是生命的呼唤，它带着生活的气息，以原生态的生动音符，将人们从梦乡中温柔唤醒，将整个山野唤醒，并唤醒人们对大自然的依恋和皈依。刚一打开窗户，耳畔传来的，便是淙淙水声，那是西流河在欢唱。

凭窗见山，满目葱茏。流水澹澹，奔流向西。我倚窗远眺，深情地对着这里每一片绿叶温柔致意，亦看见不远处每朵野花都在冲我微笑。有山的地方，一定得要有水，方显和谐。山是伟岸的男人，水是旖旎的女子。山水相依刚柔相济，大自然才得以平衡。那热情奔流的水声，不就是绿水唱给青山的情歌么？

走出入住的小木屋，清晨的朝阳已洒满大地。没有车水马龙，没有红尘熙攘，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热情地亲吻我的每一个毛孔。我张开怀抱，想去拥抱这里的一草一木。性情中的我，眼里已是噙满泪水。久居都市让人们心浮气躁，辜负了多少大自然的慷慨馈赠，竟然让这般灵秀的天然美景，眷顾者寥寥。被喧嚣挟裹的我们，何以安放疲惫的灵魂？如果，此生可得一人心，那么就把心爱的人带到这里来吧，守一方宁静，择此地终老，枕着水声入眠，听着鸡鸣醒来，直到地老天荒。

走不出的红尘

青山葱茏，流瀑飞溅。享有“小九寨”美誉的黎坪，山之苍劲与水之秀美，自不必多说，只要一说，唯怕我笨拙的文字只会让她失色。这里让我沉醉的，不仅是水光山色，就连景点的命名都起得那么恰如其分，红尘峡、静心潭、天书崖、玉镯潭，每一处景点都是绝版的风情，每一处景点都有一个唯美的传说，每一个名称都能直抵人的心灵神经。

能被轻易击中的，往往是一个人心底最渴望而又求之不得的。一如红尘峡，单凭这名字，就让人心驰神往。据说，古华阳国时，有名叫樊志张的南郑籍朝廷命官，曾在疆场横刀立马，立下赫赫战功后，自愿放弃高官厚禄，回乡隐居于此，号“红尘居士”，百姓便将他曾隐居的此处称为“红尘峡”。红尘滚滚，给生活开个小差，从繁华中短暂出逃，让红尘峡里的负氧离子洗涤一下心肺，来静心潭前静静心，理一下心灵的荒秽倒是可以，但有多少人，能真正完全地放下功名，抛却身外事，长久地遁世红尘？我们之所以口口声声叫苦叫累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背负了许多的放不下，咬着太多的难以割舍。不要说放不下辛苦打拼来的功名利禄，仅仅就现代文明带给我们的生活便利，都很难做到不依赖。让很多人纠结，或者说口是心非的，不是我们选择时分不清孰好孰坏，而是在真正需要抉择时放不下需要放弃的，说到底是割舍不下自己的欲望。所以，庸常如我者，在这红尘中，注定只能做一个匆匆过客。

地震震出的千古奇绝

女娲补天，使大自然重新变得完美，这是一个中国人熟悉的神话故事。但是，因为一次使六万余人丧失生命的大地震，震出一个千古奇绝“中华龙山”，却是我到了黎坪，亲眼所见后才敢相信的一个事实。

远远望去，红黄色的龙山龙体一片峥嵘苍凉，甲骨文的“中华龙山”几个大字赫然其上。听导游介绍，这就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，与汶川近邻的黎坪大山中震出的龙山。这是一些由巨大的岩石构成的整整一座山。山上山下，龙脊龙背，龙爪龙身，大片规则的鳞状排列，让你相信，这就是龙山。深重的灾难之后突现嘉瑞，上苍，你难道是借此弥补自己的一时任性给大地带来的创伤吗？据考古学家论证，四亿多年前，这里曾经是海底，海底的生物化石至今清晰可辨。伫立在坚硬冷峻的龙山面前，抚摸着苍劲嶙峋的“龙鳞”，我无话可说，脑海里只有一位哲学家说过的一段话——

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，飘着一粒微尘，叫作地球。微尘的表面，黏着一些微菌，叫作人。人在仿似电光一闪的瞬间中，来去匆匆，叫作人生。

初见阳朔

航空工业成飞 李丹婷

我想，我已开始期待下一次的邂逅。

在一切才刚刚苏醒的清晨，我选择安静地离开，不忍打破这座小城素有的宁谧。也是这样在一个看起来与往常无异的清晨，从一碗香辣的桂林米粉开始了我的旅途。

有人说，漓江是一首诗，一首让人“一见钟情”的爱情诗；有人说，漓江是一幅画，一幅“山青青，水碧碧，青山绿水韵依依”的中国画。我说，漓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绝世佳人，独占造物主的恩宠，享有着得天独厚的眷顾，羡煞世人。这里群山环抱，依水穿流，山水相依。泛舟于山水之间，舟行云流，山涧飞瀑，浅岸绿茵，翠竹葱郁，一切尽收眼底。沿岸散落着村落，在繁茂树林间忽闪忽现，未见浣衣的少女，不知面庞是否羞涩动人。偶遇渔夫竹筏摇曳江中，鸬鹚立于竹篙之上，伺机而动。热情的筏工将沿途的风景一一讲解；略带羞涩地鼓着腮帮唱起了山歌，淳朴而厚实。行至浅滩处，靠岸休憩，河滩边上的小石子，玩起了打水漂，乐此不疲，好不惬意。傍晚将至，天边的晚霞映红山水上空，原本是青山碧水的画卷，此刻只见落日徐徐坠入高耸的山峰之中，余霞成绮，余晖四溢于水面，波光粼粼，层层的光与色相击相荡，那便是另一番别致的美景了。

如果说，漓江是大家闺秀，那么，遇龙河便是实至名归的小家碧玉了。遇龙河河水清澈透亮，河岸青山连绵，山水交融，温婉百转，决然一幅秀美的泼墨山水画卷，时空皆已静止。我竟不忍入境，唯恐搅乱这原有的静谧，带着尘世的喧嚣与浮躁，显得格格不入。两岸偶然入境的飞鸟滑坡天际，直至竹筏经过石堤溅起的水花跳出水面，直至河里绿油油的水草肆意地抚过你的双手，仍不肯醒来。曾经无数次魂牵梦萦的梦里水乡，此刻身临其境，早已忘却了往昔生活的繁杂，也没有了旅途奔波的困顿，唯愿长久归于此地，不肯离去。

西街，有人钟爱这里的美食，有人钟爱这里的风情。夜已深，没有了白天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也不像刚入夜时的车水马龙，你看到的小城回归了更真实的模样。青石板路，别样建筑，精致装潢的咖啡馆和小酒吧，以及别样的异国风情。在这样浓浓的夜色里，这里散发着诱人的风姿，教你不禁沉醉于她的美色与韵味。这间清吧显得格外的别致，没有试图去打破这深夜的刻意而高调的招揽，也没有放肆而张扬的旋律，这才是小城该有的内敛。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被吧台的音乐所俘获，宛如清水芙蓉一般的天然质地，干净而平和，却有力量。我喜欢这样的声音，并任由她肆意地将自己俘虏。“借我十年，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，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……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……”过往的生活让我们时常患得患失，想安稳又想逃离，想改变又有所畏惧。我很欣喜，不管怎样，我仍能遵从自己的内心，不断去找寻心灵的净土，在某一角绿荫，或者某一处海岸，抑或某个不知名的村落，静静地感受着内心最真实的感受。

下一站又会是哪里呢？再见，让我心安的小城，期待下一次的重逢，唯愿你还宛若初见的美好，唯愿世间万物皆能温柔以待。

看一篇大漠孤烟 谱一曲山河壮阔

中国航发西控 陈海鹏

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

走一趟甘青大环线，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远，路有多长。

那是旅行的第四天夜晚，鸣沙山。

在这之前，我曾看到了青海湖的烟波浩渺，看到了柴达木盆地的无边无垠，看到了雅丹地貌的鬼斧神工，看到了再见敦煌的千年沉淀。夜宿鸣沙山，注定要和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来一次最亲密的接触。

东汉《辛氏三秦记》：“河西有沙角山，峰愕危峻，逾于石山，其沙粒粗色黄，有如干蹠。”这里沙角山即为敦煌鸣沙山。

暮

初见沙漠时是极为欣喜的，安置好行李，光着脚就冲上了沙峰，就像无知的孩子，感受着最纯粹的沙与肌肤的接触，最顺滑细腻的体验。行至中途，却慢慢感受到了脚趾间的疼痛，沙像是极为想阻止旅行者一般，一步比一步陷得更深。沿着沙峰的一侧向上攀爬，每进一步，都会感受到沙撑开脚趾，那是一种充实的疼痛。终于，当我走上了沙峰最高处，连绵不绝的沙梁尽收眼底，黄沙漫卷，天地苍茫。

行走沙漠，背后总会留下行者的足迹，但行走沙梁，清风吹过，再回头，风沙抹平了留下的足迹，山还是曾经的山，却只剩下一个孤寂的行者。敦煌的黄昏是极晚的，这让我有时间爬上最高的沙梁。然后坐看大漠狼烟，夕阳西下。

再美的画卷，总要有自己的焦点，就像水墨山水中的一叶扁舟，就像无边大海中的鸥鸟翻飞，就像同行的魏和菁，连绵沙漠中舞动的两个精灵。而我，刚好替她们记录下了飞天瞬间的绽放。

夜

大漠的野营，这是一群探险者的狂欢。滚烫的火锅，篝火边的舞蹈，漫天的焰火。而狂欢之后的宁静才最显得真实。

再爬上山顶，身后是清风漫卷，抬眼是繁星浩瀚。

记得在余秋雨先生的信客里，老信客和新信客的谈话，就是部历史学家极感兴趣的中国近代城乡的变迁史，而在夜空下，我同菁的闲谈，便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当代青年成长史。

相同的是，它们都随风沙消散。不同的是，有些人和事，会永远伴随行者的心田。

耳边，响起了《河西走廊》的主题曲，仿佛转眼已千年。

深夜的沙漠里是有些凉的，尤其是在我们午夜3点滑沙下山的时候。这是最好的放空自己，沉沉睡去，不虚此行。

耳边没有了游客的喧嚣，只有营地里的灯光相伴。那是最美的塞北孤天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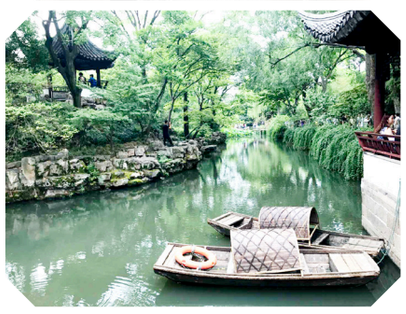
晨

6点，已经挤满了看日出的人群。裹着睡袋瑟瑟发抖的我也是其中一员。

片刻，在天际线处，云层留出了一个完美的缝隙。看着太阳从地平线升起，又进入云层。留下红霞漫天，也许，只有在那一刻，才能真正感受到塞上风景的绮丽。山河壮阔，大海是柔美，是梦想的寄托，沙漠是粗犷，是气魄的向往。

日出之后是前行，前路漫漫，前方还有嘉裕的雄关，张掖的丹霞，祁连的雪山、草地和牛羊，还有跌跌撞撞但是独一无二的人生。

行者无疆。



用脚步印证想象

航空工业陕飞 许燕飞

不曾去过，所以对好多地方的形象停留在自己的想象里，江南水乡是否如一个温婉的女子怀抱琵琶，低声吟唱；繁华的大城市是否如电视剧般夜夜笙歌、觥筹交错；还有那些历史上动人故事的发生地到底是何种景象。抱着这样的想法，我踏上了短期紧凑的旅行。

第一站南京。傍晚时分，绚丽的晚霞布满远方的天空，站在秦淮河畔，桥下的河水涓涓流淌，两岸白墙红灯的古建筑倒映在水里更显温润，远处不时打来的微波为这平静的画面增加了几丝跳跃。不一会儿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游船从远方缓缓驶来，犹记得唐代杜牧游秦淮时，听见歌女动情高唱《玉树后庭花》，满怀对当时政治的忧虑、对唐王朝前景可悲的他写下了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《后庭花》”的千古名句。此时的我满眼全是秦淮河水，尽力感受当年杜牧满含忧思和焦虑时的心境。

沿着河岸边的青石街一路行走，偶然间抬眼望去，“乌衣巷”几个大字映入眼帘。书中记载，这里曾是三国东吴时禁军的驻扎地、东晋时王导谢安两大家族居住地。那时的乌衣巷代表着地位和财富，非寻常人能靠近。唐代的刘禹锡就曾站在这里，以一首《乌衣巷》感慨沧海桑田、人生多变，一千多年以后我站在乌衣巷口，想着曾经人和事，感慨万物轮回，人人都是过客。

第二站，苏州。自学了《苏州园林》一文，便对此念念不忘，那时就被苏州园林的古、秀、精、雅的特点深深吸引，想象着游逛在满目苍翠、亭台楼阁参差的古典园林里，边走边看，赏赏荷花、喂喂鱼，累了到亭子里喝喝茶的情景。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来参观拙政园，入园的瞬间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，这里通过栽植花木、叠山理水，配置园林建筑塑造了一个令人称奇的江南古典园林，园内大树参天，清绿的池水和曼妙的荷花相映成趣，大量的匾额、楹联、书画、雕刻、碑石以及家具陈设和各式摆件将园林装点的诗情画意，在园中游逛，随便一处景都堪比一幅美丽的山水画。

来到寒山寺门口眺望江桥和枫桥，感受张继连年落榜时失落又无助的心境；在桃花坞一边吟诵“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。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换酒钱”，一边听风流才子唐伯虎的浪漫传说，更加羡慕唐伯虎的放浪不羁、潇洒豪迈。亲身到此，了解的总能更加深入，原来唐伯虎的故事仅是传说，真实的他并非一帆风顺，至亲相继死亡，家道中落；“唐伯虎点秋香”的美满姻缘并不存在，历史上的才子佳人实则有20岁的年龄差距。我用脚步来印证想象，多了些真相。

来到江南，还有一个最朴素的愿望，那就是刨除杂念，认真感受江南水乡的韵味。白墙、青瓦、石阶，家家户户门前一条河，闲来无事泛舟河上，看船桨轻轻滑过平静碧绿的河面时留下的串串涟漪，倚船而坐，静静地欣赏河岸风景，你与岸上行人都成了彼此眼中的风景，偶尔岸上的垂柳荡到水中，从你的肩头滑过，瞬间与脉脉水乡融为一体。不一会儿，微雨从天而降，雨水轻轻拍打着河面，激起无数涟漪，层层交叠，伴着绵软柔情的苏州评弹，河水仿佛在舞一支华尔兹。

如果说来南京和苏州是为了看历史和感受江南水乡，那么到上海就一定是欣赏大都市的繁华。漫步外滩，从黄浦江上吹来的微风带给人阵阵清凉，远处浦东新区的高楼大厦直插云霄，午夜的上海灯火辉煌，电视剧里很多富商巨贾，转手间几亿资产的流动都发生在这里，然而我眼中出现最多景象还是那地铁里庞大的人流量、密集的人群和高昂的物价，为此我在努力思考幸福的定义，答案是：达到个人的诉求就是幸福。

也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，不片面地被别人输出的片段式形象所左右，用自己的眼睛、心和经历对事物的“全貌”作客观评价。亲眼所见印证想象的情节，感受繁华都市魅力、品味江南水乡韵味，在这个过程中用心思考，随心而行。